

花糖纸



衣裳
坏坏版

饶雪漫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huatang zhi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5481



花糖纸



饶雪漫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huatangz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糖纸 / 饶雪漫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4
(花衣裳坏坏版)

ISBN 7—5406—5176—8

I . 花 ... II . 饶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332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印刷

(广州市石溪富全街 18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20 000 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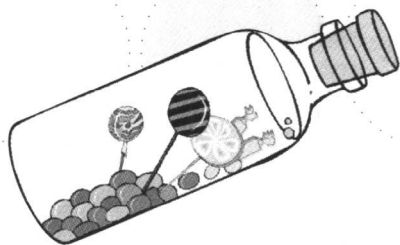
ISBN 7—5406—5176—8/I·88

定价: 1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37606267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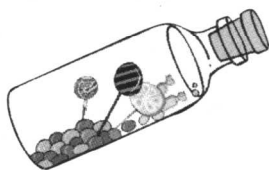


孤单幸运星	2	小辣妹挑战同桌冤家
油滑鱼头遇到刺头	7	
第一丝温情	12	
王菲要来了	19	

密语花糖纸	23	梦幻糖果店
酷女杜菲菲	28	
微涩心情	31	
哭泣的夜晚	45	

“菲”感觉带来幸运	49	微澜起伏
我是鱼头的克星	56	
“醋”意横生	65	
在歌声中迷醉	68	

SBu29/03



孤单地飞翔 74
 花蕾泄露“秘密” 82
 鱼头竞选班长 87
 爸爸的隐私 93
 窥探“绝对隐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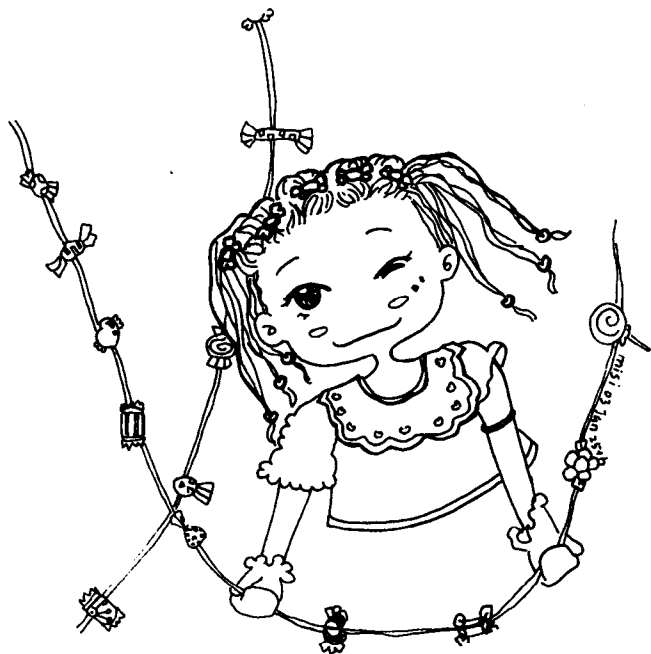
心里的酸葡萄 101
 冰冷的冬天冰冷的心 106
 拒绝鱼头献殷勤 113
 妈妈的欣喜 121
 改变使人进步

和“敌人”谈判 125
 泪湿花糖纸 132
 鱼头突然晕倒 133
 千只幸运星 千倍祝福情 141
 花糖纸的祝福

关于《花糖纸》/ 深海鱼 145
 一路狂奔 / 秦猫猫 148
 花糖纸飞舞轻扬 / Ange1 153
 链接

小·辣妹挑战同桌冤家

孤单幸运星→油滑鱼头遇到刺头→第一丝
温情→王菲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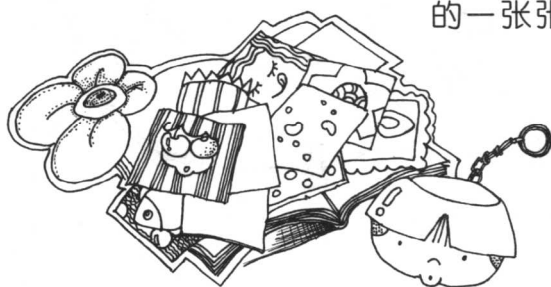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那么
你一定要认识像我这样的女生。

——章小引



孤单幸运星

带毛边的作业本纸，西瓜太郎的钥匙扣，一粒形状像
星星的小石头，幼儿园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夹在旧日记里



的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糖

纸……我半跪在

抽屉前，将这些

宝贝来来回回

地又清理了一遍。

身后传来妈妈的叹息：“小引，你像一个90岁的老太太。”

我头也不回地顶嘴：“那你岂不是早已成千年人妖？”



如预料中一样，后脑勺被妈妈打了，不过打得并不重。她总是这样下不了狠心来对我，所以我才敢常常这样和她没大没小。妈妈在我床边坐下来，用一种欣喜的口气说道：“小引明天要上高中啦。”

“是啊。”我微笑着说。

“要好好念书啊。”

“不可以谈恋爱！”

我站起身来，搂住妈妈的肩膀说：“安啦，不要瞎操心。”

“安啦是什么？”妈妈问我。

我哭笑不得地说：“就是安心啦的



意思。”



“好好说话要死人啊。”她嗔怪地看我一眼，吩咐我早睡，然后出了我的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倒在床上。手心展开，是一枚折得很笨拙的幸运星。在我的手心里面捏久了，带了些微的潮气，看上去也不再那么晶莹透明。我想起初中毕业的第一个星期天，班主任带着我们到养老院去做义工，我很耐心地教大D折幸运星，他忽然说：“章小引，你的手指真好看。你为什么不去学弹钢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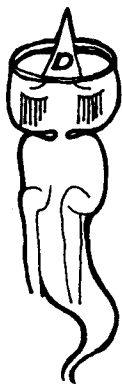
我的脸腾地就红了，居然有一个男生这样认真地盯着我的手指看，我有一种坐也坐不住的心慌。大D和我同桌三年，他姓丁，可我们都叫他大D。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总是斗嘴斗个不歇，他好像从来没有用这种温柔而缓和的语气和我说过话。真是让人不习惯呢。

大D将他手里的幸运星递给我说：“看看，是不是这

样折的？”

我一瞄，折得真是丑，便呵呵地笑起来，将它抢过来一把甩得老远。大D一声尖叫：“老天爷啊，那可是我的处女折！”这下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颗幸运星，大D一定想不到，我趁着所



有的人不注意又将它悄悄地拾回来放在了我的口袋里。那天出了养老院时间还早，男生们相约

着去游泳，我被几个女生拉着去

伊萌家看《蓝色生死恋》。快到公交车站的时候，我远远地回头，看到大D，他有些孤单地站在那里，好像很努力地笑了笑，然后又不露痕迹地朝我挥了

挥手，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涟漪，像阴天里的一滩清亮的雨水，好久都蒸发不掉。我和大D考到了两所学校念高中，我以后肯定很难见到他了，也就是说，再也没有



一个男生会和我天天吵来吵去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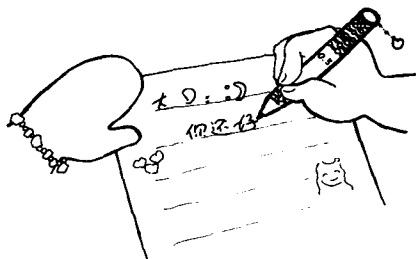
不过大D说有，他在给我的留言本中写道：“祝你在高中找个崔永元一样的新同桌，将你喜欢的吵架事业进行到底！”

在大D的心目里，崔永元仿佛是天下最能吵嘴的人。他主持的每一期《实话实说》大D都看，后来《实话实说》换了主持人，他整天就像丢了魂似的，还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去问崔永元家里的电话，人家当然不会告诉他，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骂骂咧咧地对我说：“从此不看《实话实说》！”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敲打着桌面，看样子真是气得不轻。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大D的可爱之处，相比班上那些装模作样的男生，我倒宁愿和大D做朋友。

是的，朋友。

除了他说“章小引你的手指真是好看”的时候让我有一点儿想入非非之外，大D给我的感觉总的来说是安全平





和的。

开学之前，大口还给
我来过电话，其实我们在

电话里也就是瞎扯，电话

里的我们都不如面对面时那么的伶牙俐齿，

到了最后竟有些要命的冷场。

最终还是他先挂了电话。



油滑鱼头遇到刺头

我背着爸爸在韩国替我买的新书包进了新学校的大门，这些年爸爸动不动就往韩国跑，让我不知不觉地成为校园里的“哈韩先锋”。新学校果然是“人才济济”，眼光雪亮和跟得上潮流的大有人在，我们守在教室外等着排座次和分发新课本的时候就有男生晃到我面前来说：“喂，你挺像一个韩国小姐的哦。”

我瞄了他一眼不吭声。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说：“你是从哪个学校升上来的？”

“这很重要吗？”我说。

“你认为呢？”他油里油气地看着我。

我心里升出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你好无聊！”说完，我背着书包走开了。谁知道冤家路窄，进了教室才发现我偏偏和他同桌。他把书包“咚”的一声扔进课桌里：“嘿，我叫余俊杰，我们挺有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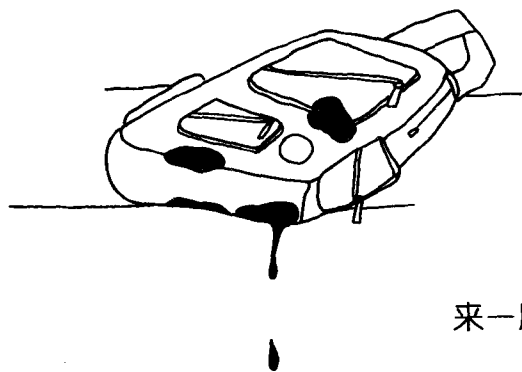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应他。

他不满意了，歪着头说：“同学，你酷到可以交税。”

我头也不抬地说：“你无聊到可以坐牢。”



前排的女生哈哈地笑起来。女生转过头，我看到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以及左眼角下一颗很淡很淡的泪痣。然后我听到她对我的同桌说：“鱼头，这下遇到对手了吧？”



我看了一眼我的新同桌，他果然有一颗硕大的头，看上去很机灵，笑起来一脸坏相。我横竖不喜

欢这样的男生。

女生把脖子扭过来，朝我打招呼说：“嗨，我叫花蕾，花蕾的花，花蕾的蕾。”

“你好。”我说，“我叫章小引。”

“你不是本校的吧，以前我好像没见过你。”

“花蕾的意思是，”余俊杰插嘴了，“你在这里很容易被欺负。”

“别理他！”花蕾笑着说，“他一直都那么变态的。”

看来，他们以前就是同学。只有我显得寂寞，因为我们初中班上考进这所学校的人本来就不多，而大多也不在这个



班。

我不喜欢新

班级，开始想念

初中班上那种温和
友好的气氛，想极了。

我在给大D的信中就
是以这样的一句话做了开
头。



信在课间写，中午的时候寄掉了。贴邮票差不多贴了五分钟，弄得我一手的糍糊。早就知道贴邮票是有说法的，正的倒的歪的，各代表不同的意思。我弄了很久还是把它贴得规规矩矩地寄了出去。寄完了才想其实大D根本就不是那种心细如发的男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小心翼翼庸人自扰。

从邮局回到教室，离上课时间还早，教室里人并不多。我走近自己的座位，惊异地发现课桌上竟被涂满了颜料，垂着的书包带也染上了各种丑陋的色彩。颜料还没有

干，一滴一滴缓慢而沉重地滴到地面上。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

我把书包抢救出来，默默地端来一盆水开始清洗桌面。我一边用力地擦一边命令自己不许哭不许哭。余俊杰一扭一扭地晃了过来，用一种无比同情的口气说：“开学第一天呐，大家都是新朋友，要不我来替你擦吧？”

有人哈哈地大笑起来。就在那样的哄笑声里，我端起手里的一盆脏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泼到了余俊杰的身上。

“哇，酷女NO. 1！”有男生大叫击掌。我气势汹汹地盯着余俊杰，盯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良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你他妈疯了怎么的？”

“你再骂一句脏话试试？”

“就骂你怎么样？”他湿淋淋地站在那里，完全丢失风度，声音嘶哑而急促。

“谁怕谁？”我把手中的空盆用力地往前一抛，盆子撞到黑板，又被掷回



到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教室里忽然安静极了。余俊杰狼狈地抹着脸，脏水沿着他额前的发丝轻轻地滴下来。他在喘气，我也在喘气，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新的战争爆发。

我做好了和他打架的准备。我想好了，他要是敢打我，我就用板凳砸他。



第一丝温情

就在这时，花蕾走到我面前，把我的胳膊一拉说：“章小引，我们走！”

她的力气挺大，我就这样被她拉着一路奔出了教室。

秋天的校园宽阔而落寞，花蕾似乎愉快地说：“你看上去文文弱弱的，没想到这么酷，要知道我和余俊杰同桌了三年，到今天，才总算有你替我出了口恶气。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他以前常常欺负你？”我问。

“是的。”花蕾说：“有一次自习课，他拿小剪刀剪掉